

「我們的聲音」 為工廈藝術家留一方天空

「活化工廈」政策在日前帶來的廣泛爭議，並不只是一則人們過眼過耳未必過心的社會新聞，更是香港工廈藝術家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難題。政策自09年推出以來，並未有效地釋放工廈空置面積，卻反而更推高工廈炒賣價格。差餉物業估價署進行重估後，指工廈租值有7%的升幅，遠高於上年度的2%。「活化」政策雖然有助善用閒置土地、平衡社會利益，卻欠缺相應措施保障藝術家免受政策引發的投機炒賣影響。藝術家不但要面對迫遷危機，原有的藝術群落氛圍也被打散。面對工廈加租，群聚工廈的文化創意產業與藝術工作者也在以「他們的聲音」，表達對生產空間的迫切需求。今次，便讓我們與伏炭藝術村的3位藝術家一起，進一步理解在工廈租金上升和「合法性」兩大問題左右夾擊下，他們的生活與創作受到了怎樣的衝擊。

■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
失卻「合法性」便無路可行

作為「工廈藝術家關注組」核心成員中伏炭藝術村的召集人，何文聰指出，工廈藝術家們正在面對的難題，從根本上，源於香港政府在金融經濟龍頭地位日益被沖淡、努力推行社會產業轉型過程中，卻並不了解該如何發展藝術產業。全港每年每間大學都在不斷加設藝術學位課程，但現實中，政府甚至根本不了解藝術家們的工作性質與內容，因而難以體會他們的處境和需求。像他這類做立體媒介的藝術家，對工作室的需求中很重要一條，是能搬運大型工作裝置及材料，這在任何一棟商業大廈都顯然行不通。

何文聰認為，政府對藝術工作者面臨的諸多問題其實有好大誤會。而對藝術「生產」，更是全然陌生不理解的。「做動畫、設計的一些藝術家，也許能將studio搬進商業大廈，但我們絕對不行。」工業大廈是唯一適合他們的生存空間，因而，先不提加租的問題，如果連使用工業大廈的「合法性」，都不能得到解決，那麼他們確實無路可行。

「活化工廈」政策接踵引發的，是澆滅藝術家們投入藝術工作的熱情。事實上，許多藝術家都需要另一份全職工作的收入以維持租用工作室、購置創作材料等多項開銷。「現實對他們信心的打擊，會令他們產生不如乾脆放棄業餘藝術創作的想法。」而何文聰的許多朋友，也已將工作室，北上遷至深圳。

「內地studio的空間環境，香港是沒得比



的，租一間5,000呎的工作室，在香港連這樣的夢都做不起，因而這樣下去，只會令更多藝術家認真考慮撤離香港。」政府長期忽視藝術生產過程的空間需要，最終帶來惡果，而恐怕到那時，距離發展創意產業的良好愿景，香港只會漸行漸遠。正如「工廈藝術家關注組」書面陳詞中所指出，假若如今不能保證足夠的藝術生產空間，那麼他朝西九12萬5千平方米的展覽場地，也會面臨無法填滿之危險。

工廈是最後一片「樂土」

從事電影後期製作、兼作美術、廣告等自由創作的視覺藝術家馮慶強，已在伏炭藝術村前後工作6年，其中全職創作近3年。「金融海嘯後，所幸全職做起自己的作品」，對於「關注組」對政府提出的立場與建議，他在同意與理解之基礎上，亦有自己更深一步的思考。每當他見到有評論質疑「活化工廈」政策波及各行各業，卻為何偏偏只有藝術工作者這樣呼喚政府關注，就會由衷感到時下大環境與他們所從事的創意產業之隔膜。

馮慶強指出這個行業的獨特性：「每年香港有數以千計讀藝術科目的學生畢業，其中包括動畫、漫畫、視覺藝術等，而如果在他們投身社會之初，連一處最基本的允許他們從事創作的空間都無，談何發展？」政府對空間控制與分配的不合理，對於許多年輕藝術家而言，鴻鵠之志尚未展開，已先在天時地利上挫敗一截。「為甚麼我們做文化藝術的要講出來，要發聲？因為文化這件事短期內得不到回報，

如果我們再不講，人們只會更加忽視它。太多新人需要這樣的空間、這樣一個step。」

馮慶強稱工廈為香港的最後一片「樂土」。深圳政府會給予深圳工業園區成長下去的空間，緣何一衣帶水的香港卻難以做到？廣播電視日日都在宣揚西九充滿希望的圖景，但恰恰這種發揮「創意產業」的動力，馮慶強表示，如今他本土並看不到。發展文化產業的基本空間，卻需要如此官方地反覆覆權，他只是不解，為何本該簡單的事，今日卻如此複雜？

「香港從無第二個如同工業大廈般的空間，能造出這樣一種氛圍。」在工廈藝術村，手工、短片、設計、裝置，不同門類的藝術家在這裡默默嘗試着、為未來積蓄着經驗與耐心。「也許過4到5年，他們就會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機會，但問題是，我們的環境，能否給他們這樣一段時間與空間？而不致令他們的創作激情被加租的壓力提前磨滅。」他希望藝術家的聲音能激蕩起社會各界更多討論，令香港藝術空間，能在樓價與經濟利益相互傾軋的夾縫中，保留一片生存餘地。

加租危機近在咫尺

與另外4位同行在火炭分租一間租價港幣6,500元studio的Casper，入伙炭工作4年左右。「活化工廈」政策對於她和她的同伴而言，無法像一條普通新聞般事不關己，工廈租金上升，對她們的生活與創作，有着切實影響。她說：「自己現在算是幸運，兩年前提到現在這間價錢能承受的工作室，但如今整日看到，地產價格節

節攀高，800呎的租金是8,000元，我們覺得很誇張，但又體諒業主的心情，整個市場就是這樣。」

Casper認為，制定「活化工廈」政策，政府一開始便未曾考慮，會對藝術家群落造成影響。「直到我們提出不滿，他們才意識到這件事，與我們有關。」她表示，倘若眼下的studio，租金加到8,000左右，她們是誠然無力繼續負擔的，業主也曾來徵詢她們，是否願意買下單位。「我們根本就沒有錢買，業主想賣掉單位，是人之常情，一年租約期滿後，我們或許也只能離開。」

加租危機近在咫尺，使許多像Casper這樣的年輕藝術家，必須切實考慮下一步是否要搬到更遠的地方。「在家創作肯定是肯定不行的，而JCCAC（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）那種限制較多、條例較為繁雜的空間一方面難以適應我們做大型創作的需求，另租金方面對我們而言仍舊太貴。」她希望政府能切實重視起她們這班人的基本需求，而不是一味炒高樓價，以經濟利益為政策的唯一驅動力。而她們的要求也再卑微不過：「只要撥出少少的一部分空間，讓我們能做事情，就足夠了。」

無論是從藝術家個體命運而言，抑或是從這些聲音所牽動的香港創意產業長足發展的基本空間需求，對「活化工廈」政策之後續討論，都應當引起我們的切實重視。空間作為一種生存之本，儘管在香港要面對格外嚴峻的考驗，但至少仍可以通過引發各界關注及反思，從而制定對策，以期獲得改善提升的可能性。

■ 藝術家工作室



■ 工廈是最後一片「樂土」



■ 香港藝術空間，需要一片生存餘地。



■ 伏炭藝術村



■ 趕走炒家，留住用家。



■ 做立體媒介的藝術家，對工作室需求中很重要一條，是能搬運大型工作裝置及材料。

5月醉暖海上風情

春光醉暖的5月，不只令我們置身已趨炎熱的環境，還能在我城，坐觀他城——不必離開香港，就能體味海上風情。浪人劇場在這個5月，擔當起了社區文化大使的角色，用一系列社區藝術活動，以獨特的內容、輕鬆的形象和震撼人心的表演模式，合力呈現「上海風流」。這計劃不但能令廣大市民更了解上海人在香港的歷史、認識他們的風俗，更將老上海的生活價值盡數展現，發揚上海人品味、志向遠大的精神。

整個計劃力求傳達盡可能全面的上海訊息，又以其中《香港風俗劇場II——上海風流》、「品味上海人」文字創作坊和「摩登月份牌畫」製作工作坊最為有趣，不同的活動將與趣面向不同的觀眾，引領至不同的探索上海浮世繪的角度。

「品味上海人」

「品味上海人」文字創作坊的靈感，來源於每人每日所讀所見的文字，這些文字從四面八方而來，但真正能留在你心裡又有多少？我們如何選擇並建立自己的「心頭好」？導師在分享他們喜愛的文字之餘，也會透過不同形式的遊戲，與參與者一起從另一角度觀察事物，最終用獨特的文字為生活留下「痕跡」。參與者將嘗試遊走在有上海人生活的地方，記下他們的生活與故事，再經過導師的整理，變成日後演出的文本，並於總結展覽展出。這樣妙趣的體驗，是不是聽上去就很讓人躍躍欲試？

而「摩登月份牌畫」製作工作坊，則會招募一班學員與導師以場景佈置及角色扮演（Cosplay）的手法，重組及再現上海人在香港的不同生活，並製作成「摩登月份牌畫」於演出時展覽。月份牌不再是泛著濃濃歲月痕跡的老上海畫報上，令人心癢的往昔聲色，自己動手，也能刻畫出屬於這個時代港人心目中所理解的摩登月份牌。工作坊將配合外出考察和有資深劇場創作經驗的導師指導，令參與者更深入理解上海與香港的不同城市氛圍與背景，對比兩地文化中的各自亮點。

「上海風流」

《上海風流》的藝術總監及監製譚孔文，腦海中最初浮現的是一連串畫面，因為世博的緣分，上海和香港彷彿被突然緊密連結起來，但其實細心想想，兩地的交流其實自1949年之後，早已在不斷進行中：洋行、國語電影、旗袍、月份牌畫、航運、洋船、歌廳、上海理髮店、浴池、



■ 黑白照片中的老上海



■ 老上海街景

■ 老上海月份牌

詳細資料請瀏覽www.facebook.com/TheatreRonin

洋服裁縫、董浩雲、包玉剛、張愛玲、劉以鬯、沈殿霞（肥姐）、許文強、《上海灘》、《花樣年華》等等名字，甚至是行業、產品與文化品味，上海的印記，從那時起便在潛移默化作用於香港，有些甚至在這裡生了「根」，和本土文化糾纏不清了。譚孔文說，有一個問題一直纏繞着他：「為甚麼以前包租婆多數是上海女人？」

這一連串畫面促使他身體力行，召集了一班有興趣一起探討這個課題的藝術工作者，吸引大眾注視，他們作「實地考察」，利用不同的藝術形式將這個或許被大眾遺忘的「上海人」世界再次發現、重組，演繹為《上海風流》。風俗劇場的生動跳脫，想必會以老上海的風華姿容，令我們更加理解當代上海走在世界前端的國際化面貌。愛上上海，不妨從這裡開始。

■ 文：賈選凝